居易堂集

居易堂集卷十九

辭

姜吏部如須哀辭 并序

癸巳歲春二月廿有三日庚申姜如須先生以疾卒于吳門之舍館其友徐枋聞訃哭之慟而以越在數十里屏居土室不入城府不得一視殮唅理喪事心慽慽若有所失越十有四日三月癸酉乃服朋友之服復爲文而哭之嗚呼人之生死亦大矣哉士君子不幸生當革運之會錯趾屯邅之時苟非懷二心遺君親者未有不以死爲歸者也齒劒仰藥懷沙沉淵國亡與亾九死未悔不以皎皎之身而試汶汶之俗

此其最也剷跡銷光蓬纍泥蟠奉身長往皭然不滓而一飯不忘君德行歌慘于痛哭比又其稱也昔陶潛浮沉詩酒優游卒歲歿于宋文帝元嘉四年距晉亾已九載而良史特書爲晉徵士家鉉翁隱居教授以天年終卒于元大德中去宋亾幾二十年而載筆者必褎爲宋遺臣跡二子之所爲亦老死牖下已耳而每與啣鬚結纓赴湯蹈火聲施竝永何哉豈非死有前後節殊顯晦而原心定論則之死不渝同歸一致乎吾今日于姜如須先生見之矣國破以後先生棄家奔吳入林不返雖身存將毋而與死無間艱難契濶逾涉八年而乃心本朝夷險靡二行當拂亂而

益堅時攖困阨而逌壯壹鬱侘傺繚悷怫結一見之于詩歌詞調激揚藻麗横發而神理沉鬱措思哀痛論者以爲靈均之怨誹少陵之悲壯先生有焉其立節既嚴故束物亦峻每以余之屏跡隱身杜門守死詠歌獎訓往復過從不能已已其或低迴時路亦剌譏立發客歲有明室遺老厠名故事先生恐其彈冠脂車有隳素守乃貽詩規諷懇懇千言則先生之心爲何如哉人徒見其賓從笑歌栝酒留連以爲若忘于情者而不知其神傷心摧也夫家宛國恤萃于一身創鉅痛深并集方寸人非金石亦何以堪故新亭風景西臺登臨無一非其傷生之具矣今年甫四十

而一病不起嗚呼憂能傷人不復永年信哉余之所遭與先生有同痛而先生忽然以死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拊事悼心能不摧絕先生爲先文靖公禮闈所得士乙酉之禍先文靖殉節止水門生故吏幾同路人而先生五年居吳四叩先人之墓每臨殯宮哭泣甚哀先生豈自以爲壽不得長將相從地下耶先生之太公亦仗節死事罵賊不屈者也則先生父師淵源積漸有素豈偶然耶范滂將赴死與母訣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于黃泉存亾各得其所任末奔師喪病革勑其後曰必致我尸於師門死而有知魂靈不慙若是乎父子師友之間死生之際益

凜凜乎難言之今先生潔身固節全而歸之不墮家聲不愧師傅矣于其生也無間于前人之死則其後死于今日豈復有貳于畢節當時者哉是先生雖死而實有不死者存若彼後君遺親生理滅絶雖假視息而其臭腐固已久矣故曰人之死生亦大矣因揮涕而爲之辭其辭曰

天帝既醉九字分披金符暗竊玉鉉潛移皇綱解紐

狖騎横馳鴟鴞雲翔鳳凰枳棲祥麟迸野廟登狐狸

于是志士成仁忠臣取義弘演納肝睢陽碎齒汨羅

三閭止水萬里餘亦漆身吞炭剪鬚截指隱身門卒

全節傭伍或託青盲以避時或加白刃而不顧右引

鴆毒左推紱組既無間於純忠又豈殊于九死若乃蹈江海奔山林變衣冠埋姓名益一往而不返亦百折而不傾仙人隕涕于辭漢處士寓言于避秦汙穢榮祿糞土簪纓懷瑾握瑜雪白蘭薰寔以礪俗豈曰偷生吾友姜子寔惟其人原姜之初本自炎帝神皇發祥綿歷萬禩功熾隆周德昌漢世又千百年吾友誕嗣嶽降星臨無雙國士結志青雲拜身丹陛年逾弱冠頓轡皇塗才名益代直節不磨五鹿折角九閽叩呼論事則氣嗣諸老說經則席奪羣儒稱詩齊于十詠獻賦媲于三都方黼黻乎休明豈躓跋于囏虞天步頓傾皇輿再潛園陵鞠草社稷為墟公曰惟臣

死節矢志不渝痛惟先臣罵賊捐軀臣有老母臣死
誰依疊山後死職是踟躕于是奉母避世不遑寧居
間關南北載馳載驅既非崔邠之脫帽又非安仁之
板輿家國傷心愴焉以悲世路險仄慼慼靡之乃至
四鳳異林三荆分株既不同夫伯淮之被亦莫韋夫
仲海之裾爲臣爲子集蓼茹荼凜凜臣躬其敢隕越
憔悴於廢姱修信潔擷衆芳以爲佩指後凋而爲節
世界重昏不見日月君父痛淚母兄念切采薇作歌
彼屺時陟方寸幾何堪此崩裂旦復旦兮庶幾生活
昊天夢夢長夜漫漫俛仰山河摧絕心肝貫太傅哭
泣以早死歲孝章憂傷而夭年帝構玉樓天降玉棺

哲人萎矣梁木壞焉人百何贖泣涕漣漣秦人歌其黃鳥萬里悲其素驂謂天憖遺大濟時艱佐建武之風猷覩司隸之衣冠豈期碩果遽墜重泉嗚呼哀哉疇昔之夜惟余心動巨卿死友元伯入夢玄冕垂纓髣髴長慟感舊則鄰笛懷悲傷逝則人琴抱痛嗟眭季之縞衣受唁愧范式之素車奔送嗚呼哀哉惟公之靈寔明我心八年草土絕跡市城繐帷在望若隔寰瀛憑棺一哭俟之河清于是乃登高丘而延望陬楚些以招魂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而賢人嗟月犯少微而隱士卒巷不敢謠行路啜泣況余與公體同休戚孔李通家雷陳膠漆其爲痛悼罔罔靡極攬茹蕙

以掩淚衣哀爲之盡浥命也奈何如茲奄忽死生異
路永從此訣嗚呼哀哉

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和尚長逝
于吳靈巖之大鑒堂其白衣弟子徐枋頓首爲文以
哭之曰維竺乾之道東流震旦垂幾千年其間顯晦
紛紜亦或隨時隆汚雖大道固然未爲全虧然歷數
不世出之至人雷轟霆掣海涵嶽峙日耀星臨所以
震動昌明光大乎佛道者固已悉其神力而要未能
一攝其全而釋疑萬古自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備和
尚一出而始能爲佛洗千百年之謗而佛之道始大

全今而後有名世之大儒鉅公者出無不快然知佛之道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何也蓋吾師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守其城塹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亦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旋乾轉坤寔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闘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故亦間有一二立說輔教者詎能破曲儒之見而釋萬古之疑乎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寔自佛性中出是

使佛之道若日之晦而復明也若月之缺而復圓也若天地之混沌而復開闢也於戲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爲何如而胡不永其年而未七十而遽長逝乎是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而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每言必樂道其二人之盛德惟恐二人之盛德無聞于後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鬱然至心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吾

師嘗言錫類之仁孝爲忠本故自爲孝經箋記以刻之而復敦請大德居士講說孝經于叢席俾一千五百衲子無不薰染于其中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芘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爲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毁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即一嘉惠于枋一人而師之忠與孝全矣於戲吾師之所以嘉惠於枋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之倫常也故于吾師之逝也枋哭之慟一慟而不能起也於戲是豈爲我一人痛乎寔爲千載痛也吾師之所嘉惠于我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則吾之爲千載痛者寧獨非爲我一

人痛乎於戲痛哉吾嘗讀史知例以義起如魏書之有釋老志宋史之有理學傳創也創而得其義爲不刋矣然千古國史未有列釋門大老者即如寶誌一行僅僅列于方術傳彼固不能特創一例也若有深明春秋之大義得史法者當于故國之史特立一大人傳以吾師一人竟之創千古之義例開千古之心胸使天下後世學佛學儒者無不快然知佛道之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以吾師之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於戲吾意盡矣而吾痛未盡吾痛未盡再託之辭其辭曰

維釋迦文雅思淵才言如萬華春遍九垓琅函寶笈

雲漢昭回拈華一宗不立文字少室廓然惟第一義
直探心源言為道蔽不二門中本來一體從古大老
得彼失此於維吾師廣大崔巍心傳諸祖文繼如來
言滿天下為霆為雷文峰卓立學海弘開以斯至文
於焉載道觸處敷宣甚深微妙河沙世界罔弗詔告
詔告維何維忠與孝昔我尼父行在孝經百行維先
萬世作程師知其義孜孜是勤叢林標榜塵剎儀刑
移孝為忠寔惟一致志在春秋天經地義孑然孤撐
以支天墜片言不磨以醒帝醉長夜一燈狂瀾一柱
維師之道寔範吾儒君臣父子大義克扶彼儒誣佛
非迂則愚內聖外王徒為區區佛無不該奚止合符

吾師之生爲佛洸諺西竺東魯汝和予唱無忝微音
克明師匠昌黎廬陵師扼其吭而今而後萬古是諒
師之出也如日中天無幽不燭萬彙昭然三代禮樂
盡在是焉以兹慧命殺此大千胡爲長逝而不永年
吾師之逝山頹木折天上靈巖摧其𡼖㠏大地啣悲
諸天慟絶日霾無光衆星隕越羣生失仰怙恃斯奪
如風斯號如雨斯泣如聞遺欬如覩慈容獅絃失響
猊座長空嗁嗁哀梵漠漠悲風含悽道憭夕磬晨鐘
吾之痛師無可告語激楚噭辭纒綿愁悱魂逝腸迴
言無綸緒屈宋大招惟心痛只曾吟恒悲莫知所指
於戲我心云何不爾吾痛無盡以告終古

李侍御灌谿先生哀辭并序

天誕偉人必使之被顯名躋大年非以厚其人所以厚天下也非以厚一時之天下所以培民彝於無已也故其人嘗歸然獨峙以繫天下之望天下亦羣焉仰之其人而存固無所爲屑屑於天下也然信史書之千秋頌之即以存故國之風爲狂瀾之砥而隱然寄綱常之重焉昔宋室既亾故相家鉉翁隱居教授不涉世事又十九年而逝而史稱爲宋遺臣嗚呼自昔適丁革運之會守身異代之後未有如此之貞確久長而不渝者設歷年更久守身益固年考益高而皭然不滓聿稱完人則其人之存亾不更重於往哲

乎吾故于前侍御灌谿李先生之沒而俯仰歎悼焉史冊之所希有也先生年二十餘薦登上第早膺民社之寄即著廉吏循吏之稱考績入最官爲御史觸邪指佞奮不顧身有破柱折檻之風及忤時在貶奉身里居仰事太翁色養備至不言躬行有舞衷洗裙之孝昔人稱李景讓孝于家忠于國者先生眞不讓其家聲矣迨遭世變先生潛節固守確乎不拔自鼎革時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節益高三十餘年有如一日因廻環先生一生之著績或出或處無時無事不合於道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痛先生之歿咨嗟涕洟謂天下之不可

以無先生也此吾之所以爲天下痛先生也至我一人之私則更有無已之悲焉先生爲先文靖公總角交少同硯席壯則同朝晩同里居文章事業激揚砥礪迨先文靖畢節止水先生爲後死存其孤而恤其後藏之中心未易一二言嘗會葬先公先生悲不能自勝見者皆爲流涕又以不肖之息影土室也先生绌父執之分忘達尊之年時操小舠酒尊襆被顧我於空山荒野之間又必偕吾師鄭桐菴先生及一二方外同心之友晨夕談笑流連信宿必極意而後返而歴歲無倦焉則其氣誼爲何如者去年臘月先生于風雪中獨過草堂劇談移晷聰明步履有同壯夫

余竊慶幸先生之壽未艾胡期今之遽爾長往也嗚呼先生往矣典型淪喪木壞山頹即微知己之感世誼之感而有餘痛而況如不肖者宜乎旬月以來淚如縻而心如搗也更有痛者土室中人不出户庭人間世事一概廢絕致不能一弔先生之喪一臨先生之穴今將就窆而我心缺然則我無已之悲其有以自解乎嗚呼創臆塡膺無所抒寫聊歔楚些以志吾哀其辭曰

偉人之生寔維嶽降元精亶儲鍾祥休兆胚胎前光卿長無讓早綰炎符淸風遠颺屢職臺端霜威忼忼國步未傾皇猷克壯中外經綸爲時哲匠胡遘滄桑

砥巋然百川爲障令聞風馳逸情雲上
八十之年受天之既江左夷吾渭濱公望維公之殁
靈光既傾大星宵隕赫曦晝暝未期旦旦遽即冥冥
民之無祿喪此典型遠近痛悼追維德馨巷不杵相
孺亦涕零維公之年胡不百齡載綏視履以躋澄清
公今往矣如彼蒼生我墩大招告公之靈嗚呼我公
維余父執元禮龍門童年早及函丈周旋孝穆殊特
夙昔褒稱聲名題拂我當孤露公寔覆翼感知懷舊
塡膺創臆屠維協洽暮商無射維此歲月我公隕歿
俯仰銜悲維余啜泣嗚呼哀哉公稱肥遁聿號癯仙
山林無悶逍遙引年豈期一旦哲人萎焉嗚呼哀哉

精靈彷彿乘雲騎箕上下星河經帶寰區公雖往矣亘古終譽我今安仰矯首東維夏屋之封婁江之墟千秋一宿永夜安居

老友蒼眉張君哀辭并序

歲甲寅十月壬辰老友蒼眉長逝訃聞徐子傷悼之至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嗚呼乙未歲冬始識蒼眉于今二十年俛仰二十年間蒼眉之朝我憂患慰我窮愁未易一二言其所以解紛禦侮爲之惟恐不力趨之惟恐或後若饑渴之切身若嗜欲之不可解于心也則于其死也吾能無悲乎第其死時不能與之一訣其殯時不能視其飯唅吾又何以爲心也耶是

宜乎其死後三四十日而余猶戚戚若有所失也嗚呼吾見其一棺戢身蕭然無餘有足悲者夫復何言幸有其友惠君孟仁篤古人之誼其所以周旋其身後與蒼眉存時無異而且力索余一言以哭蒼眉嗚呼蒼眉可以瞑矣蒼眉平時嘗語余曰某閭閻窮叟自與草木同腐所幸者一生得識徐孝廉而吾友惠君可屬肝膈耳今于其死後而惠君諄諄乞余言甚急若非此則無以慰蒼眉于地下者余甚愧之而亦可以見蒼眉之知人矣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君知蒼眉之心而能必慰之于其身後此余之所謂古人也余既悲蒼眉之忽然長逝而又重惠君之諄

諄無已因揮涕而爲之辭辭曰

造化茫茫萬物逆旅死何以悲生何以喜譬如晝夜事有必爾倏而扶桑忽焉濛汜人生百年有如此矣嗚呼張君號曰蒼髯年躋七十壽稱古稀晚慕禪悅脫然去來生無所累死又何悽余之悼君余心自悲惟君於我急病讓夷余昔蹙時交滿天下接蓋扶輪執鑾命駕陵谷滄桑掉臂交訛翻覆雲雨欺紿變詐獨有蒼髯交憂患時視我采薇若已有饑視我葛帔若身無衣我有外侮以身禦之大憝含沙嚴辭往諭巨浸稽天漏舟徑濟衛我種種靡他自矢君之衛我人所莫喻有時載酒慰我牢愁抗聲高歌浮白相酬

諧笑雜喈以解我憂我嘗疾病君求醫藥當我沉綿
君心煎灼必我霍然君始大噱我當行遯竄跡僧寮
君常伴我慰我寂寥寒颸淅淅夜雨瀟瀟或時奔走
雪咽風饕蓬窗暑夜芒屩霜朝如是廿年靡所不歷
心同憂喜有如一日猶記昨歲君忽遘疾我來視君
贈君藥石君疾有瘳謂君再生君必長壽以幾令辰
庶幾報稱以展我心我聞古人無德不報一飰必酬
我心是效况于廿載憂患殷勤我心如結欲効無因
豈期一旦遽赴冥冥病不我招訣不我聞迨造君廬
桐棺是陳嗚呼哀哉我何為情君每見我笑言稠密
問訊勞苦覼縷休戚胡我出來惟我啜泣我言莫應

我嗟何及幸有惠君撫君遺蹟邀余一言慰君窀穸
嗚呼哀哉死而有知寔聞我言兼聽我辭我歎楚些
魂兮何之君嘗屬我爲君立傳誓必爲君重開生面
託之貞珉千古無眩君必聞之斯言若券含笑九京
我言是頷

贊

莊子贊

黜聰墮明爰葆其真釋仁去義性乃無漱吾知之矣
真性若水五味既調厥水乃淆惟其甘旨旋亦腐穢
若彼湛然亘古無惎惟葆我真物莫得攖惟淨我性
物莫能競吾全其我無可不可止若乘空行若御風

睥睨揶揄吾無隱乎忽爲大鵬翼垂天雲水擊風瀆能小天下忽爲蝴蝶輕舉一葉彼栩栩者我夢覺也大而能化審乎無假擴而能收與造物遊今我擬之伊誰似之莊生莊生其人其人

漢壽亭侯贊

髯之逸羣有國士風風霆前驅日月在躬威震華夏千古爲雄奚止氣吞乎當塗而勢壓夫江東嗚呼前有納肝同公不二心之極致後有碎齒繼公不兩立之純忠而皆未能如公有以褫敵國之魄而摧奸雄之鋒嗚呼我公此所以爲千古人臣之宗

觀音大士十贊

一 一大士趺坐蓮花上手執如意身微俯者

極樂國土乃有大士塵沙刹界功德無二說法現身微言妙諦度彼衆生維我如意

二 一大士坐蓮花瓣上隨風而行悠然中流

我坐蓮瓣是般若船泛香水海三千大千援天下溺如已溺焉舍身狥物以大悲故

三 一大士素衣獨行淨瓶楊枝花趺草茵一無所有

空諸所有獨步無上現種種身是爲人相妙鬘垂纓是爲我相大慈大悲諸相非相

四 一大士擁膝坐蒲團上首微頫前一淨瓶插楊枝

擁膝而坐儼若有思思濟羣生是曰大慈慈容端好

珂𦈢寶目三千大千在我化育伊維慈母亦太導師嬰乳蒙求視此楊枝

五 一大士坐草茵上一手指地一手垂膝首微側顏似微笑

音亦可觀寂亦可聞茲默然者如海潮音吾一叩之開言含笑說無可說道無可道

六 一大士立蓮花瓣上浮大海中風濤拍天大士低首俯視安隱自在

爲秉戒舟爲鼓慈棹風波稽天如履坦道風自何發波自何興我心既定風波永寧誕先登岸度彼迷津

七 一大士現童子相一手輪珠裝珞坐草上廻顧一瓶一鉢

現身維何爲默爲說身外何有一瓶一鉢解我瓔珞爲此記珠行遊娑婆念茲在茲

八 一大士縈身足出巳品蓮上

辟支聲聞梵王帝釋惟此一心紛紛籍籍千手千眼亦惟一心還歸本來曰是普門諦觀大士面目誰眞

九 一大士手執淨瓶以楊枝灑之雙足踏寶蓮華而行

澍我軍持八功德水承我雙趺寶華香蘂以此恩波普濟萬彙以此芳躅納民於軌我有大願此水此華芬芳潤澤永永無涯

十 一大士閉目斂手結跏安坐一磐石上四面雲氣圍繞身頂皆見圓相

慈意妙雲悲心慧日雲蔭大千日焰無極宴然瞑坐周恒沙國惟此大定浩刼瞬息惟此幻身壽逾磐石

移居十景圖贊 余山居屢遷因集古人移居十事皆讀書隱居者以自況因作移居十圖而各系以贊凡十首

霸陵山

漢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始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欲女之謝不娶娶孟氏女光光歸鴻七日盡釋齋裝椎髻布裙操作而前鴻喜曰眞吾配也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

伯鸞淸高爰求賢匹衆蔦俱隱節尚悉敵彈琴著書夫耕婦織共入霸陵樂是潛德

上黨

魏鉅鹿張嶷字子明養志不仕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以高隱終

年一百五歲

咄哉子明永臥園丘不事天子不友諸侯移居避世

百歲何求

方城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學業優博詞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祥覽文史溢於機篋常徙居載書三十乘

茂先博物賜麟角筆書三十乘博物是出以是為遷非徒壁立

桐廬

宋戴勃譙郡人晉處士安之子也與弟顒並隱遯不

汙修父業安授以琴勃顒各造新弄數部以彈焉以

桐廬多名山兄弟往遊遂畱居之

勃顒並隱克脩父業新聲十弄彈琴一闋往遊桐廬

山雲自悅兄弟畱居與塵中絕

衡山

宋劉凝之支江人也少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爲人推

家財與兄子及弟娶妻梁氏女遺送豐盛畢散之親

族夫婦率安儉苦築室于野非其力不食後攜妻入

衡山絕嶺結小廬居之采藥服食焉

落落劉生尚友真隱攜室入山結廬絕嶺俯視寰區

茫茫悠永

會稽南山

宋朱百年會稽山陰人攜妻孔入南山而居以樵箬爲業每得樵輒束置道旁爲人所取去輒復置久之須者隨所直多少留錢歸之

轉居南山樵不取錢道頭樵者伊朱百年

積金澗

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多異操及長身有奇表齊高爲相引爲諸王侍讀奉朝請閉影不外交惟披閱爲務永明中脫朝衣掛神武門而去止句容之句曲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晚移積金東澗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聞其響欣然爲樂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仙人通明掛冠神武華陽隱居丹砂自煑三朝盛名與泉石伍移居東澗松風長午

北渚

唐王績字無功人也性簡傲棄官不仕沈于酒退耕東皐即以自號時絳州仲長子光無妻子結廬北渚績愛其眞淡徙與居時對酌甚歡子光未嘗與交語績有田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鴨藝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時讀之

彼王無功棄官不仕五斗亦醉號東皐子仲長天隱塊然無侶維德不孤績來北渚田十六頃歲惟種黍

對酌甚歡不一交語

箕山

唐田游巖將母妻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山居自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詣焉問之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泉石膏肓煙霞錮疾不佳也

泉石膏肓煙霞錮疾許由有鄰游巖築室

岐亭

宋陳慥字季常[illegible]人工部郎希亮子也少使酒好劒輕財爲俠與蘇軾游軾大奇之壯折節讀書不遇棄田宅隱於光黃間岐亭菴棲焉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自得人莫之識也見其帽似方屋而高曰

此豈古方山冠乎因謂之方山子軾謫黄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季長好俠折節盛年棄家埋名遯光黄間往來山中人號方山不過大蘇姓字不傳

宗子炯太君王氏遺像贊并序

彤管所稱青簡所載中閨名彦邦媛芳規尚矣然盛女德者或未聞其婦則著婦道者或未覩其母儀此固至行之難兼筭亦全人之希遘所以絳紗之幔止載傳經黄絹之辭僅稱孝女萊妻曁乎鴻匹而慈訓未及寧馨七誡等於三遷而令模不推中饋雖千古爲烈惟一節可稱况義備三從德兼四行者乎拜瞻

圖像用贊蕪辭辭曰

生稱女表沒號禮宗爰託豪素著其㣲容庶幾髣髴
亮節端蹤堂前垂美孝里遺風尚論孝行若叔先雄
為頌為母斷織丸熊玉成令器聿為人龍女誡懿德
萃美厥躬艷彼風烈昭我管彤

鄭青山汪舟小像贊 并序

余少讀范宣城書覽逸民獨行諸行事未嘗不致慨
于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及與吾友鄭子青山定交見
其事親孝交友信敬身嚴始憬然而歎此即古獨行
之流歟容曰志捍金石意嚴冬霜斯獨行之所繇名
也鄭子其何居焉噫世當輓季江河末流士鮮惇茂

之行家無世守之學且爰自江南甲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内行淳修庸德寔爲奇節矣是以論其世也鄭子年踰强仕而孝事尊君有嬰兒之色居恒極甘旨瀡滫瀡志養兼脩惟恐不及余固獲交紀羣閒尊君嘗語余曰余少未克盡孝養于先人今受吾子之奉良有愧焉嗟乎夫人子之事親而無間于親心如此斯其至性通於神明矣鄭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不出口而急人之急然諾不侵生平主敬弗虧暗室所謂火滅修容衣帶必恭鄭子有焉鄭子少修博士業余與同學既而知天下將亂乃慨然盡棄其學而以醫學世其家沈思篤嗜不二三年遂渙然不逆

於心湯熨所及洗痼立起一出而名重天下矣亂後
數年味道守貞終亨時晦雖形依城闕而冥然有遐
舉之志故自畫其像單舸水裔類古通隱者流斯又
逸民之亞也昔宋學士濂修元史列名醫朱震亨于
儒林傳中豈非以其人不敢以醫命歟故至今稱爲
良史若鄭子篤行似夏統貞默似申屠蟠而孝友樂
義則似郭原平嚴世期吾願異日珥筆作皇明史者
遵漢書京房故事爲鄭子立兩傳分列逸民獨行中
也因爲之贊贊曰

韓康賣藥女子知名夏統扣船風雨隨聲寶筏利時
玉函垂經吾聞醫理寔同相業若濟巨川女作舟楫

吾聞金仙寔有慈航普濟羣品是稱醫王則是桂櫂蘭枻浮家泛宅者將與造化分工和緩抗席豈特郭翻野人之舟陶峴水仙之遊也哉

楊曰補小像贊

其中溫良澤乎風雅勃顯竝隱耦耕于野山高水淡千仞不下古之沉冥無復過者

吳佩遠琴書小像贊

一時玉人千古國器有湖海心食神仙字中路飄搖風風雨雨名編鉤黨世推君顧共保歲寒松石間意

獅林廣運大師遺像贊

像教東漸異人輩出荷擔大道增輝佛日或假有爲

以示神力樓閣湧現莊嚴瞬息飛走丹青虛空金碧頓開化城竟躋樂國見者皈心砭愚祛惑五濁慈航津梁罔極以茲誓願適然來集功成身逝不留朕跡身尚不留况於勳德去來脩然義諦第一式瞻遺影威儀抑抑智囊眼黃塵裹足白睦州現身浮名示疾手標儼在清風披襲

故宮保張大司農遺像贊并序

於戲此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公靜涵遺像也公勳德重于本朝風節表於今世篤行同於古人學道超于先哲守身不二達尊兼三以是而往可以無憾公殆所謂完人者耶余自稚齒即奉教于海內大君

于如倪文正黄相國諸公獨公則于世變後始獲交焉而奉公之教最深且久俯仰二十餘年公畧其分位忘其年齒而謬推挹于余故余銜公之知亦最深非諸公所同也甲辰秋公寓書論道獎詡過當而復屬余題故御史秦公大音遺墨秦公與余一見而亦爲知己余拊時懷舊掩卷太息不能已已不謂不四五年而公亦繼秦公往矣而今復爲公題遺像也於戲遺臣故老身任綱常而泰山梁木一旦頹壞則故國風流于斯頓盡避世之士無所瞻依此余之所重悲也而况有知己之感乎而余更有所進矣昔所題秦公之遺墨寔與其宗子燈巖氏者而今公之遺像

亦燈巖所繪也燈巖師事二公學問淵淵得二公之
精微求無忝其師傳故兢兢惟恐失墜如是又非獨
眷懷於存亾今昔者是非余之所能及也因為之贊

贊曰

特贊之貴計相之年博望之節曲江之賢西銘南軒
稱其學無盡無垢逃于禪在昔一人得一已千古而
今公則包舉數賢肩其全余昔辱公之教書聯六紙
而今復讀公與其弟子論學之篇雖稱小友于公者
二十餘載而愧未能究公之一焉於戲聞公之名四
海所共知公之心千載無愆而晰公之學則或同室
而茫然今繪公之像或以見公之容貌而因以不泯

公心學之宗傳嗚呼是像之所以爲具瞻吾固知高
山之仰不專而咸而朝斯夕斯如炙羮牆者則公高
第弟子秦氏之燈巖

吳江周長生畫像贊

孝侯伯仁俱生令子咸有父風史載其蹟于今爲烈
如邁音容維玆玉立翛然風貌令聞克從不墜家聲
緬懷前哲亦將無同吾知其爲忠毅之子上下千載
而克振其宗者耶

張蒼眉畫像贊寫像爲顧生

拜石爲丈水亦吾師高懷曠適五湖之湄仙癯鶴瘦
伊遯稱肥交契雲霞性同鹿麋既絶塵而違俗嗣萊

民之芳躅亦抗志而尋幽從赤松以同遊棲託則竹中高士漁釣則苕霅孤舟名成三影詩稱四愁引如意以擊几耕東林之山時折松枝爲麈尾而清談玄箸弄鐵笛以自娛而聲適方州若乃周郎顧曲桓伊彈箏陸羽煑泉韓康賣藥既諸藝之能精亦千金而一諾急病讓夷傾蓋垂橐嗟乎斯人爲善最樂于是虎頭寫其狀貌孝穆頌以辭章傳神阿堵德隅不忘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八尺鬚眉蒼

徐次洲畫像贊

水聲潺潺松風謖謖彼有人焉絶塵高躅意氣欲吞江湖雅志不移陵谷遡早時之感事寔歲晚之孤芳

飛騰六藝豪蕩千觴醸傾次道翰輟中郎逸情雲上高論風翔既感時以長往斯卷懷而善藏慕向長之遣累學陸賈之析裝今吾舉似阿誰可儗伯珍樂潛爰棲九巖修仁誠子不問園田景山中聖孝克逃禪所謂懷文抱質而抗志箕山者非耶吾知其人無忝家聲南州高士東海遺民

薛逸菴畫像贊

吾聞大隱在朝市李伯陽為柱下史東方曼倩浮沉金馬隱于朝者也梁伯鸞賃舂廡下王君公市儈牆東隱于市者也古人負絕俗之姿尚浩然之志正不必憔悴山林長往不返以矜其高唯夷猶寓託隨地

可隱而其隱始大薛于逸菴雜跡塵坌之區而翛然有塵外之致入其廬鑪香茗椀秩秩琴書入其圃藥闌石磴修竹方池花藥盈階蔬蔌滿畦彼非隱者能如是乎昔薛公藏於賣漿家薛方終身嘉遯固世有其人若逸菴者其能不墜家聲歟故觀其畫像湛矣神清幅巾竹杖飄飄出塵吾目之爲大隱而亦歎其爲先民

題瞻明宗子居士像贊

幅巾染衣欲掃塵跡孝克逃禪東林遺則似翛然物外能息心乎淨域而不知其少壯之時飛揚跋扈文章硯席故今觀其眉宇猶爾手神之奕奕嗟乎吾今

而後知髯之逸羣角立傑出

業師鄭桐菴先生畫像贊

惟我先生今之商瞿出處默語以易爲模終亨時晦自履坦途峩峩高山具瞻德隅熙怡悅澤道勝而腴而口欲無言目若有營者吾知其爲易之憂患而不敢忘乎故吾猗歟先生故國遺民斯時碩果避世之士列仙之儒

故贈大理安甫陸公遺像贊 并序

人臣以身許國幸而際會休明身名俱泰不幸而畢節致命以死繼之尚矣雖然難言之矣或秉國之鈞或膺民社之寄而國亾與亾義無可諉或處禁近之

地任諫諍之職而事機廹人言與禍會則其死也所謂死于其官者也所謂不失其職者也若曰進退綽綽成仁取義則有間焉善矣歐陽子作五代史而分立死事死節二傳也若夫退休林下不綰軍國之柄而驟更世變死繫綱常暨身未離乎士林非有拾遺補闕之責而抗直不撓卒觸邪指佞以死此其死也重于泰山千古為烈成仁取義又何愧乎昔正德初逆瑾為亂流毒縉紳時陸安甫先生諱[illegible]初成進士無官守無言責寔未離乎士也而獨以直節忤瑾致伏闕暴死時論痛之以為公名父之子抱非常之才甫成進士或少歛其鋒鍔以需其大且遠者所得不

止此嗚呼是豈知公者乎以瑾滔天之惡舉世風靡公獨不惜孱然之軀以捍之使天下後世知士氣必伸有寧死而不奪者則公一身雖死而其所綱維于萬世者何如也嗚呼膺滂遘節甫之禍對獄忼慨謂死當葬首陽山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若公之死可以當之矣然後可以列于歐陽子死節之傳矣然後可無愧于孔孟成仁取義之言矣拜瞻遺像敬係以贊贊曰

所絀者孱然之軀所伸者浩然之氣其爲氣也上爲星辰下爲山河亘千古而靡替嗚呼陸公死于一時生于萬禩

元鎮東儒學提舉朱澤民先生鏡容贊并序

旌表貞節朱太夫人睢陽之裔也先學士文靖公奉母純孝篤渭陽之誼與朱氏宗黨周旋無間居恒尤喜稱說外家文獻故余小子童時即得備聞朱氏之前言往行焉猶記崇禎癸酉歲之端陽朱太學汝梅氏敬奉其先世所藏睢陽五老圖乞先文靖公題詠五老者即宋丞相杜祁公太子賓客王公渙光祿卿畢公世長尚書郎馮公平及兵部郎中朱公諱某者朱氏即其後也於時歐陽文忠公有次韻五老詩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可以見之矣余時年十二得覩五老之像瞻禮敬對不敢漫視又不能

釋手又五年戊寅先文靖公延先師以發先生授經
于余館吳趨里第先師攜其先世手澤赴館復得見
澤民先生鏡容及水亭圖余時年十七其爲敬愛瞻
禮亦同于五老圖因得遍讀諸名賢題識知朱氏世
德之長不啻崑崙之源而諸圖之去而復來及再失
再得或閱幾傳或踰百載而完好如新復歸世守種
種神異不滅張僧繇所畫天竺先生像者豈非名德
精爽與世長存固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傳者乎
癸亥歲九月之朔先師長君致一偕其羣從過余潤
上草堂復出鏡容水亭二圖屬小子題冊尾再一展
禮回首如昨而距戊寅歲已四十六年余今年已六

十二洛桑陵谷何可復言即先公先師捐身殉國亦
三十九年俯仰今昔余與致一不覺相視泫然而尤
幸世守之如昔也敬係以贊贊曰

偉哉澤民孝友之裔（朱氏自唐名仁軌者稱孝友先生居睢陽）亦孝亦友克世厥
懿敦此大節蔚爲名世文同三閭孝比參騫昔賢所
目公庶幾焉公不驚時時其含蒔入衆文苑出寄戎
索在所著績原本于學爲仕爲隱不愧不怍存復同
初何遜濂洛（公精于理學有存復齋集同初銘）■斷石著異墓鏡稱神於戲
偉哉鬱林後身（公大父卜兆于陽山之原將營葬公大母葬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我宅吾將爲夫人孫次日役者鑿地遇古墓得一碣漢鬱林太守陸績之墓異之欲重掩而碣已斷碣旁刻六字曰此石斷人來換因重刻一碣仍舊瘞之葬夫人復夢前偉丈夫曰再感感德吾其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公生詳載公墓誌）

居易堂集卷十九終

頌

蘭白華頌

灾祥之于人猶影響矣易稱餘慶書曰百祥元精所鍾人物交暢苟嘉瑞之瑰異斯懿德之昭融雖曰有開必先亦惟積累後著非誠貫金石志通神明未易遘也所以和氣洽而甘露降孝德脩而鉤星明人文盛則雒如生政化醲則兩岐出莫不炳烺史牒炤燿古今豈造物之爲矯誣寔人事之臻極致迨乎軌季斯稱末流醇風罕覩于塵區故瑞應不昭于環㝢殊柯連理之木既曠世而無聞異畝同穎之禾亦百年

而若接況綴奇葩于萎葉茁異蘂于枯叢華萼殊倫色香絶代爲書契之所未載亘古之所莫窺者哉癸巳歲春二月梁溪高彙旃先生階除之側有枯蘭生白華焉國香自然肌膚若雪鄙紫莖爲閒色豈綠葉之常榮有如姑射仙人無異唐昌玉蘂楚騷香草未覩形容漢武芳聲于焉夐絶產茲靈卉寔曰休徵原其所繇蓋有自矣先生世季回之傳經紹文通之隱德遵忠憲之庭範同萬石之家風篤行則姬董閒孝友則齊張仲自解巾釋褐以至身綰銀黃位望通顯逾涉廿載而外無異門內無異爨孝養溫牀友于共被吉祥之氣煙熅闔闢堂上二人同躋七秩居則極

養堂之歡出則盡板輿之奉非天倫之至樂人間之
奇瑞乎書易所謂是爲不誣近者太夫人無疾而逝
先生痛念罔極養過乎禮以爲栖棬弗御而繼志爲
先謦欬弗聞而視聽敢後于是恪遵治命手繕法華
冀四法之宣通俾重泉之夜曉染翰方畢而瑤華斯
見史云孝感不其然乎夫隱之哭泣則雙鶴鸞鳴乾
邑哀號而羣鳩環集至性感被異物徵祥已足再榮
安邑之槐雨寔廬江之橘况復修竺乾之妙諦括調
御之洪文銜涕操觚比張孝始之精釋典薰心拂楮
若滕曇恭之睹佛光遂使黃葉含靈庶卉移性南陔
有草忽同咒鉢之蓮九畹餘芳竟成刻玉之樹香聞

十里暉暎三春雖金蛾玉蟬遜其芳麗長卿簡子愧彼珍奇曼陀雨旃檀之林優鉢附貝多之葉無以加矣豈新林墓側放松百株孝政廬前生麻十尺之可擬哉吾聞采蘭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二德兼修靈瑞爰臻故蘭薰與雪白同芳乃瑤草偕琪花合體非行同曾史孝比參騫內行所孚無微不格豈能使王裒柏樹爲田氏荆株也哉道叶庶徵事窮往策歌詩滿于緗帙贊歎溢于同人聞風而興敢忘斯義不辭固陋用垂頌聲頌曰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粲粲門子令聞孔彰循陔致養陟屺弗忘孝德備矣神斯降祥皎皎白華曄曄其色

彼居之子馨香其德鮮侔晨葩直比瑞軼湼而不緇服之無斁既纂丝墳遂覩雪珂優曇花現白業不磨反枯爲菀瑞草榮敷濯濯其英蓼蓼匪莪凝膚若玉含膏如露偏其反而氷心霜尌萱背莫追椿景方富禎祥不虛福流永祚

銘

書函銘

是非金人三緘其口曰戒之哉括囊无咎　是非金人其口三緘曰戒之哉無易由言　是非金人三緘爲何言有枝葉與戎孔多曰戒之哉

竹杖銘 爲楊明遠七十壽

可與適道用之則行易傳曰堅多節老氏曰虛其心不知老之將至何可一日無此君

雜著

討蟣蝨檄 病臥爲蝨所苦戲作此以討之

爾麽蟲蟣蝨者身慚蚊睫質細蟭螟貫綠線索以爲生依附豪毛而自大聚族而處豈知蛾子之君臣遷徙不常詎有蜂王之國邑紀昌善射懸之而貫心王猛雄談捫之以揮麈固垢穢之滋孽實鋒鏑之餘生將軍有血戰之功汝依甲胄窮士貴蝮藏之用爾處袴襠厥有常居毋宜越境苟爲曼衍必致侵漁故設湯鑊之嚴刑重捕獲之功令十日大索五丁窮追爾

無捍兹三章人亦寬其一面爾乃頭足方具便爾鴟張耳目未完胡然作孽慘人肌膚以為樂吮人膏血以自肥腹既果然貪饕未已形同混沌蹣跚可憎投隙抵巇無微不入呼朋引類寔煩有徒時尋蠻觸之爭罔覩蜉蝣之旦以鶉衣為兔窟高枕安眠望毛孔為屠門朶頤大嚼但知口腹不畏死亾爾常噬臍人猶芒背遂使緼袍之士手不停搔伏枕之夫臥難貼席不耕而食徒知膏吻磨牙剥牀以膚自爸茹毛飲血猶恨天衣之無縫生憎荀令之薰香嗜膚比于割鮮矢口矜其食肉蠕蠕蠢動曾玷叔夜之龍章點點殷紅時汙麻姑之鳥爪朗誦阿房之賦正如蒼蠅之

泄赦文僭登宰相之鬚何異妖狐之升御座罪維滿貫惡極滔天誠罄竹難書續髮莫盡者也茲者渠魁既獲斧鉞將施事急求生乞憐恨其無尾計窮就戮大患以我有身或憤燃其臍或戲切其舌或咀其肉以雪恨若劉邕之嗜痂或數其罪而甘心若張湯之磔鼠然而未爲合律不足蔽辜乃選五輪以爲兵排左車以爲陣斂衽成甲褰裳作旗巨擘若博浪之椎利齒同斬蛇之劒雷硠電擊風掃雲馳夫以槐安國之巖城猶然馘醜兜離國之形勝尚爾犂廷況乎烏合一旅之師萃居四戰之地裸身無蜣甲之蔽脆弱無螗臂之搏將視斬級功多衆擬長揚之獻歡血流

漂杅慘同雲夢之染輪仗我爪牙窮其巢穴無易種於新邑必珍滅之無遺提湯趣烹殺之無赦

劾鼠文

鼠之爲患害于天下也久矣或食郊牛之角而改卜或食田畯之禾而薦饑此凶于一國者也或憑叢社以爲祟或踞廒倉以自肥此賊于一鄉者也或穿墉以速訟或穿衣而見私此害于一家者也嗟乎鼠之爲患害于天下也久矣而空有迎貓之祀終懷忌器之心遂致孽蟲跳梁罔知畏憚晝出而宵舞什伯以爲羣馳驅藻井之間叫嘯牀第之側篝燈則毀膏而滅火旦日則冠幘而人言時銜尾而舞門亦去穴而

登木夫鼠盜竊小蟲也而爲妖爲孽狀非一端良由小人道長賤人在位播惡於衆氣類相感耳故殺之則福至縱之則禍生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也若阿麼身係巨鼠而爲君則十三年而隋亾李斯學倉鼠而爲相則二世而秦滅張湯捕盜肉之鼠具獄而磔之則福流子孫中山王周南不應人言之妖鼠而鼠自顛蹷以死不更彰彰較著乎吾今告之門神户靈爾捕爾誅毋令盜竊公行必用剿絕其命庶幾人事安穩而家道肅清矣

絡野篇

垂死病中備極諸苦而所尤苦者有三物焉一曰蟣

蝨也一曰鼠孽也一曰庸醫也夫其人已百日沈疴六十日絶食而三物也者更相爲祟𪈀之不置使晝夜苦惱臥不貼席求生不得以死爲幸幸遭仁遇神復延視息今將聚三物也者而訶問之衡其罪之輕重勒成爰書蝨則殺之被中鼠則磔之堂下而使庸醫薄而觀之以愧其心焉惟玆罪在尤重故以不治治之也客曰庸醫固有罪矣然子以等于孽蟲無乃已甚乎徐子曰唯唯否否夫蟣蝨以大被爲阿房而恣其作孽而所傷者肌膚之細微鼠以藻井爲雲夢而騁其畋漁而所損者不過服食之長物其于人也非關死生殄軀命者也若庸醫則不然彼固以人命

爲草菅而以藥餌爲兵刃瞬息之間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聚者以散生者以死其視嗜膚穿墉貪饕盜竊之罪不萬倍乎以余論之蝨鼠猶末減耳客曰不然彼蝨鼠之作孽也皆拒之而不去者也若庸醫者非主人延之入室又何以至病者之前而以其妄術殺人哉若論其罪則子開門揖盜先尸其咎矣徐子曰唯唯否否夫二豎遯于膏肓則醫和束手疾病在乎骨髓則扁鵲亾去彼固自審其能否而知病之治不治也人之生命庸詎可忽其人既舉一身而委之而以彼爲司命則當以能否爲進退何不審其術不察其病美錦學製微幸萬一卒致六十日絶食之人

復嘔咯血奄然竟斃也苟非今日之和緩起而救之則長逝者魂魄齎恨無窮矣庸醫之肉尚足食乎以余論之鼨鼠猶未滅耳客曰是固然矣然子以人而等之孽蟲是亦有說乎徐子曰物以類聚之三物者雖爲術不同厥罪亦異而其但知口腹之求不畏腰領之誅則正相類吾故聚而論之也何也乾沒一試徒以求食非鼨鼠之尤哉昔人云醫者之治病猶獵者之逐兔也良醫知病之所在故用藥省而奏功多庸醫不知病之所在而妄冀一効故雜投而罔功正如獵者不知兔窟而廣絡原野漫然馳逐卒致人犬俱罷而兔竟不得也因賦絡野篇焉其辭曰

厥有一人妻稱知醫鍼石矇然色脉罔窺意緒貿貿嘗若有爲坐不席暖言語支離問厥淵源不飲上池之水而毀蹄涔之泥昔人見五藏癥結今也締五色而目眯昔人見垣一方人今也與病者對語猶面墻而觸籬以六旬絕食之病氣息一絲而猶曰中有積滯也仍攻之以消導尅伐之劑遂令嘔血十一日而云徂是將以治葛續命豨苓引年烏喙療饑吾聞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以余之疾多而適逢其道幾乎而不化爲異物以歸夫造化之小兒我今賦此痛定思痛將以慎疾自警豈特爲庸醫殺人之爰書

醉言 貽王雙白

衆人皆醉我獨醒此屈子之所以卒沈其身也悲夫後世遂有以醉全其醒者旣遺世而獨立而又不能忘於情計無復之逃於一醉亦可悲矣則其沉湎昏酣惟日不足者其心又何嘗一日而醉哉故吾觀阮籍陶潛其人未嘗不弔之昔人云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之不遇也夫士君子不幸而不能見明於時致逃於麴蘖其可悲寧止不遇之爲弔耶苟旣不能忘於情亦遂以不能無所預於世君子亦將何以自處乎則其醉也吾恐其正同於屈子之醒也此君子之所以重知幾也雙白先生醉鄉之後人也吾故書醉言

以貽之

難客

徐子與客飲于草堂甚懽客曰昔子瞻性不能飲而所到必釀善酒以醉客身無病而嘗蓄良藥以應人之求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甘於酒吾爲之酣適吾以爲於酒則可矣於藥則未可也徐子曰何以言之請聞其說客曰酒以合歡以導和爲利甚美若于藥稍誤則殺人其禍甚烈故不可也徐子曰否不然酒以合歡以導和藥獨不以却病以引年耶然皆非所以語於子瞻也在子瞻則釀酒飲客而已耳製藥與人而已耳造物産百藥以療含生之疾痛于

古論者未嘗以藥之曾殺人而并譏造物之生是藥也天生五穀以養人然病而誤飯飽而致淫者嘗立死則又當以飯之曾殺人而并憾天之生菽粟也哉子瞻亦猶是也即以利害言之酒之禍無異於藥且寔甚于藥其甚于藥又萬萬也古之天子以沉湎於酒而喪天下者有矣未聞後之人君有以藥療人而亾其社稷者也釋氏有大德比丘比丘尼脩行堅固而以一醉之頃盡破五戒者矣未聞沙門有以飲藥而破五戒者也何也酒者人之所甘故有既醉而强飲者藥者人之所苦故有雖病而猶不服者則其禍之大小懸殊不較然耶子産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

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藥火也酒水也故酒之為禍嘗萬萬於藥也客無以應唯唯而退

書示馬生

傳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辯言亂政讒人罔極此枝葉之言之在天下者也起羞興戎叢怨貫禍此枝葉之言之在一身者也生當末流轉喉觸諱雖曰予與好辯而尼父則欲無言雖曰隱居放言而吉人終歸辭寡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所以大易著括囊之辭金人垂三緘之誡也行矣馬生勉之勉之

試墨

墨堅如玉石其光如鏡其色則嫌漆之白此最精之墨也即質果佳矣然不堅則不足以發其光光不發則色亦減是以劑之為難也墨以煙為體以膠為用以捶劑為學問嗚呼既善其體又有其用又得于學而有不盡善盡美者乎君子立三不朽于世亦如是止矣而況微物乎

目疾後五戒

壬戌初夏陡然病目淹纏六旬患生所忽病中撿點有此五端若危微之交理慾之界則休文之懺悔無二叔節之不惑有三久已信之寸心無煩銘之座右矣

徽色發聲炎炎奈何不杜其幾其傷必多釋氏謂怒爲無明吾恐其無明也

一戒高聲

任過其力即左氏所譏不量力也凡有所過必有所傷一無所傷病乃得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二戒努力

心過勞則神不寧神不寧則目不精明生於靜也晴日無風則加朗寒潭無波則自清

三戒勞心

多言則氣散氣散則神昏爾其念哉昔我有先正其

四戒多言

言明且清不多也頤以愼疾因之寡尤

五戒久坐

靜能勝熱兀然正襟似可却病然過久則鬱矣安坐有頃繼以散步一室之内可語逍遥

論文襍語

偶閱一敘事之文謂其語句之病有六曰支曰複曰蕪曰贅曰謾曰習然此六字不過因一時病而發非古人曾拈此以評史傳者也今更細論之

支支離也然支離亦有二種有本可直捷而故爲曲折有見理不明說事不暢而依阿牽綴不可究詰

複重沓也然非如檀弓之沐浴佩玉非如史記伯夷

傳之非耶非耶貫高事之泄公泄公項羽紀之軍鴻門覇上賈生傳之長沙卑濕壽不得長非如漢書王吉傳之吉上疏諫曰吉即上奏疏諫王曰吉上疏言得失曰龔勝傳之勝稱病不應徵勝稱病篤勝曰加以年老被病也此正史家妙境未易可幾今之所謂複者彼不自知其複而複者也彼自以為絕不複而寔複者也

蕪穢也冗也荒也穢也若一望荊榛沙礫汚邪灌莽不可耙梳芸治也

贅贅疣也或不知史家之斷落而謬添接脉之語或不知其言說之既盡而更引已竭之音或忽著一故

事或忽見一成語自侈其博而愈呈其陋存之則甚礙去之若本無此之謂贅也

謾欺謾也誕謾也顢頇大言橫加突出既非英雄之欺人猶遜名士之妄語寔不足增伊人之價而徒為有識者所羞

習習套也熟爛也若言子孫則必稱箕裘堂構若言兄弟則必曰棣蕚塤篪自有一班到處填塞人謂如此則篇篇可用而我謂如此則一生止可成一篇文也微乎微乎

扁鵲謂人病有六不治吾謂人作文而犯此亦六不治也故不嫌絮言以示學者

論文襍語

此文昔年不揣大刼他山之攻黙竄成篇者及今復加詳閲覺通篇是病竟至不堪指摘正如癘人遍體瘡痍疢痏又如廢地觸處瓦礫荆榛因復痛加攻治芟夷今始确然成一鉅文矣惟吾明遠即如今所改者勿移一字重録付梓速將昔年灾木付之一炬始得耳不然則虛我一片苦心亦辜我十日之工也於此亦自喜學業長進見地筆力較之二十年前不啻徑庭直同霄壤矣獨望吾明遠之日進月新亦復相同更爲樂事因以此文之病一一拈出如左

此文有三謬一曰體裁之謬人家行狀雖云件繫然

寔是敘傳中文須語其大者重者今逐歲挨排直是
年譜隨地標題直是遊記失其要矣故今將覼縷甲
子遊歷處必痛刪之所以無失其爲行狀也
一曰段落之謬凡敘傳之文煩簡重輕有劃然不可
淆者故每於繁瑣處必須一總題過然後再著其精
神命脉處故有直說完一生而重新追敘其中一二
事者如是始覺精神明了今乃從戊亥起瑣細紀遊
及至都忽然中間著一段如許大文至辛未出都又
復瑣細紀遊那有此序法全無斷制全無裁剪此段
落之所以不明而精神面目之所以不出也
一曰行文之謬段落既失未有行文俊快者然或煩

簡輕重有失其宜或頭訖呼應未能得當耳未有如此半篇之中而連著四段府君曰幾許說話者自古史傳中無此行文之法如此則散緩癡重觔不束骨絕無生氣矣其餘沓拖重複不可究詰故痛删之夫文猶人也人不能行則尸居視肉文不能行豈成其爲文哉

此三謬者寔本四病一曰稚也一曰褋也一曰蕪也一曰陋也稚則必褋褋則必蕪蕪斯陋矣何謂稚不老成也老杜句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惟能老成故無遺恨也此文有一好字可入者必欲入之有一好句可入者必欲入之有一好事可入者必欲入

之斯稚氣也而襍矣蕪矣陋矣譬如織者錦綺布帛並重於天下若匹素之内而爲錦者入焉爲紈者入焉爲絺者入焉甚至爲絺爲綌爲褐爲罽者亦入焉見者無不唾而棄之斯爲天下之廢物矣亦猶之乎醫但知其藥味之美而必欲用之而不知此方之内必不可入此味又不知既用彼味則必不可重用此味則必至於殺人矣以是言之究竟四病總繇於一稚也

論詩襍語

吾於詩學未下苦功故每不敢易言詩然詩文一也其體則異其理則同今姑就吾之所見淺而言之何

如

既賦長篇首重章法若章法未善即字句極工要未足以登作者之壇而章法之失亦有二段落不分前後舛午失在步驟純駁不一雅鄭襍陳失在體裁二者皆章法之病也不可不審也余嘗謂作文有四鍊鍊字鍊句鍊局鍊意有意而後有局所謂鍊局者即章法也而字句之鍊詩視文爲尤吃緊然非必組繪雕琢然後爲鍊有極淡極真而極鍊者更有極散而極鍊者亦有同一字義而用彼則鍊用此則不鍊者同一句法而於此則鍊於彼則不鍊者不可不審也要在心知其故耳